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

話說寶玉和姐妹一處坐著，同眾人看演《荊釵記》，黛玉因看到《男祭》這齣上，便和寶釵說道：「這王□朋也不通的很：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，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？俗語說：『睹物思人』，天下的水總歸一源，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，看著哭去，也就盡情了。」寶釵不答。寶玉聽了卻又發起默來。且說賈母心想今日不比往日，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。本自己懶怠坐席，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著，和薛姨媽看戲，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，隨意吃著說話兒。將自己兩桌席面，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著差的婦人等，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，也只管坐著，隨意吃喝，不必拘禮。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著。外面幾席是他們姐妹們坐。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：「讓鳳丫頭坐上面，你們好生替我待東，難為他一年到頭辛苦。」尤氏答應了，又笑回道：「他說坐不慣首席，坐在上頭，橫不是豎不是的，酒也不肯喝。」賈母聽了。笑道：「你不會，等我親自讓他去。」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：「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，我喝了好幾鍾了。」賈母笑著，命尤氏等：「拉他出去，按在椅子上，你們都輪流敬他。他再不吃，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。」尤氏聽說，忙笑著，又拉他出來坐下，命人拿了台盞，斟了酒，笑道：「一年到頭，難為你孝順老太太、太太和我，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，親自斟酒。我的乖乖！你在我手裡喝一口罷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要安心孝敬我，跪下，我就喝。」尤氏笑道：「說的你不知是誰！我告訴你罷：好容易今兒這一遭，過了後兒，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？趁著儘力灌兩鍾子罷。」

鳳姐兒見推不過，只得喝了兩鍾。接著眾姐妹也來，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了兩口。賴嬾嬾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，也少不得來湊趣兒，領著些嬾嬾們也來敬酒。鳳姐兒也難推脫，只得喝了兩口。鴛鴦等也都來敬。鳳姐兒真不能了，忙央告道：「好姐姐們！饒了我罷！我明兒再喝罷。」鴛鴦笑道：「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？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，太太還賞個臉兒呢。往常倒有些體面，今兒當著這些人，倒做起主子的款兒來了。——我原不該來。不喝，我們就走。」說著，真個回去了。鳳姐兒忙忙拉住，笑道：「好姐姐，我喝就是了。」說著，拿過酒來，滿滿的斟了一杯喝乾。鴛鴦方笑了散去，然後又入席。

鳳姐兒自覺酒沉了，心裡突突的往上撞，要往家去歇歇，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，便和尤氏說：「預備賞錢，我要洗洗臉去。」尤氏點頭。鳳姐兒瞅人不防，便出了席，往房門後簷下走來。平兒留心，也忙跟了來。鳳姐便扶著他。纔至穿廊下，只見他屋裡的一個小丫頭子。正在那裡站著，見他兩個來了，回身就跑。鳳姐兒便疑心，忙叫那丫頭先只裝聽不見，無奈後面連聲兒叫，也只得回來。

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，忙和平兒進了穿廊，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，把桶扇開了。鳳姐坐在當院子的台階上，命那丫頭子跪下，喝命平兒：「叫兩個二門上小廝來！拿繩子，鞭子，把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！」

那小丫頭子已經嚇的魂飛魄散，哭著，只管碰頭求饒。鳳姐兒問道：「我又不是鬼，你見了我，不識規矩站住，怎麼倒往前跑？」小丫頭子哭道：「我原沒看見奶奶來，我又惦記著屋裡沒人，纔跑來著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屋裡既沒人，誰叫你又來的？你就沒看見，我和平兒在後頭扯著脖子，叫了你□來聲，越叫越跑，離的又不遠，你聾了嗎？你還和我強嘴！」說著，揚手一巴掌，打在臉上，打的那小丫頭子一栽；這邊臉上又一下，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。平兒忙勸：「奶奶，仔細手疼！」鳳姐便說：「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麼！他再不敢說，把嘴撕爛了他的！」

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，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，方哭道：「二爺在家裡，打發我來這裡瞧著奶奶，要見奶奶散了，先叫我送信兒去呢。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了！」鳳姐兒見話裡有文章，便又問道：「叫你瞧著我做什麼？難道不叫我家去嗎？必有別的原故。快告訴我，我從此以後疼你。你要不實說，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！」說著，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，向那丫頭嘴上亂戳。嚇的那丫頭一行躲，一行哭求道：「我告訴奶奶，可別說我說的！」平兒一旁勸，一面催他，叫他快說。丫頭便說道：「二爺也是纔來，來了就開箱子，拿了兩塊銀子，還有兩支簪子，兩疋緞子，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，叫他進來。他收了東西，就往僮們屋裡來了。二爺叫我瞧著奶奶。底下的事，我就知道了。」

鳳姐聽了，已氣的渾身發軟，忙立起身來，一徑來家。剛至院門，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，一見了鳳姐，也縮頭就跑。鳳姐兒提著名字喝住。那丫頭本來伶俐，見躲不過了，越發的跑出來了，笑道：「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，可巧奶奶來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告訴我什麼？」那丫頭便說：「二爺在家……」這般如此，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。鳳姐啞道：「你早做什麼了？這會子我看見你了，你來推乾淨兒！」說著，揚手一下，打的那丫頭一個趑趄，便躡腳兒走了。

鳳姐來至窗前，往裡聽時，只聽裡頭說笑道：「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！」賈璉道：「他死了，再娶一個，也這麼著，又怎麼樣呢？」那個又道：「他死了，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，只怕還好些。」賈璉道：「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，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。我命裡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！」

鳳姐聽了，氣的渾身亂戰。又聽他們都讚平兒，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裡自然也有怨言了。那酒越發湧上來了，也並不忖度，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子，一腳踢開了門進去，也不容分說，抓著鮑二家的就撕打。又怕賈璉走了，堵著門，站著罵道：「好娼婦！你偷主子漢子，還要治死主子老婆！——平兒，過來！你們娼婦們，一條藤兒，多嫌著我！外面兒你哄我！」說著，又把平兒打了幾下。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，只氣得乾哭，罵道：「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，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！」說著，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。

賈璉也因吃多了酒，進來高興，不曾做的機密。一見鳳姐來了，早沒了主意；又見平兒也鬧起來，把酒也氣上來了。鳳姐兒打鮑二家的，他已又氣又愧，只不好說的；今見平兒也打，便上來踢罵道：「好娼婦！你也動手打人！」平兒氣怯，忙住了手，哭道：「你們背地裡說話，為什麼拉我呢？」鳳姐見平兒怕賈璉，越發氣了，又趕上來打著平兒，偏叫打鮑二家的。平兒急了，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。外面眾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。

這裡鳳姐見平兒尋死去，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裡，叫道：「他們一條藤兒害我，被我聽見，倒都唬起我來！你來勒死我罷！」賈璉氣的牆上拔出劍來，說道：「不用尋死！我真急了！一齊殺了，我償了命，大家乾淨！」

正鬧的不開交，只見尤氏等一群人來了，說：「這是怎麼說？纔好好的，就鬧起來。」賈璉見了人，越發倚酒三分醉，逞起威風來，故意要殺鳳姐兒。鳳姐兒見人來了，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，摺下眾人，便哭著往賈母那邊跑。

此時戲已散了。鳳姐跑到賈母跟前，爬在賈母懷裡，只說：「老祖宗救我！璉二爺要殺我呢！」賈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忙問：「怎麼了？」鳳姐兒哭道：「我纔家去換衣裳，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，我只當是有客來了，唬的我不敢進去。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，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，要拿毒藥給我吃了，治死我，把平兒扶了正。我原生了氣，又不敢和他吵，打了平兒兩下子，問他為什麼害我。他臊了，就要殺我。」賈母聽了，都信以為真，說：「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！」

一語未完，只見賈璉拿著劍趕來，後面許多人趕。賈璉仗著賈母素昔疼他們，連母親嬾娘也無礙，故逞強鬧了來。邢夫人王夫人見了，氣的忙攔住罵道：「這下流東西！你越發反了！老太太在這裡呢！」賈璉七斜著眼道：「都是老太太慣的他，他纔敢這麼著。連我也罵起來了！」

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，只管喝他：「快出去！」那賈璉撒嬌撒癡，涎言涎語的，還只管亂說。賈母氣的說道：「我知道我們你放不到眼裡！——叫人把他老子叫了來，看他去不去！」賈璉聽見這話，方趑趄著腳兒出去了。賭氣也不往家去，便往外書房來。

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。賈母道：「什麼要緊的事？小孩子們年輕，饞嘴貓兒似的，那裡保的住呢？從小兒人人都打這麼

過。——這都是我的不是：叫你多喝了兩口酒，又吃起醋來了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賈母又道：「你放心，明兒我叫你女婿替你賠不是，你今兒別過去臊著他。」因又罵：「平兒那蹄子，素日我倒看他好，怎麼背地裡這麼壞！」尤氏等笑道：「平兒沒有不是，是鳳丫頭拿著人家出氣。兩口子生氣，都拿著平兒煞性子，平兒委屈的什麼兒似的，老太太還罵人家！」賈母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魔道的。——既這麼著，可憐見的，白受他的氣。」因叫琥珀來：「你去告訴平兒，就說我的話：我知道他受了委曲，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。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，不許他胡鬧。」

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。平兒哭的哽咽難言，寶釵勸道：「你是個明白人。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？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，他可不拿你出氣，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？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琥珀走來，說了賈母的話，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，方纔漸漸的好了，也不往前頭來。

寶釵等歇息了一回，方來看賈母鳳姐。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。襲人忙接著，笑道：「我先原要讓你的，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，我就不好讓的了。」平兒也陪笑說：「多謝。」因又說道：「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，無緣無故，白受了一場氣！」襲人笑道：「二奶奶素日待你好，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。」平兒道：「二奶奶倒沒說的，只是那娼婦治的我，他又偏拿我湊趣兒！還有我們那糊塗爺，倒打我！」說著，便又委屈，禁不住淚流下來。寶玉忙勸道：「好姐姐，別傷心，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與你什麼相干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們弟兄姐妹都一樣。他們得罪了人，我替他賠個不是，也是應該的。」又道：「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！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，何不換下來，拿些燒酒噴了，髮一髮，把頭也另梳一梳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吩咐了小丫頭子們盥洗臉水，燒髮斗來。

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們接交。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，又是鳳姐兒的心腹，故不肯和他廝近，因不能盡心，也常認為恨事。平兒如今見他這般，心中暗暗的感激，果然話不虛傳，色色想的周到。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，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，忙來洗了臉。寶玉一旁笑勸道：「姐姐還該擦些脂粉，不然，倒像是和鳳姐賭氣的似的。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，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。」

平兒聽了有理，便去找粉，只見不見粉。寶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窯磁盒揭開，裡面盛著一排□根玉簪花棒兒，拈了一根，遞與平兒，又笑說道：「這不是鉛粉，這是紫茉莉花種，研碎了，對上料製的。」

平兒倒在掌上看時，果見輕白紅香，四樣俱美。撲在面上，也容易勻淨，且能潤澤，不像別的粉澀滯。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，卻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，裡面盛著一盒，如玫瑰膏子一樣。寶玉笑道：「鋪子裡賣的胭脂不乾淨，顏色也薄。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，淘澄淨了，配了花露蒸成的。只要細簪子挑一點兒，抹在唇上，足夠了，用一點水化開，抹在手心裡就夠拍臉的了。」

平兒依言粧飾，果見鮮艷異常，且又甜香滿頰。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，用竹剪刀鉸下來，替他簪在鬢上。忽見李紈打發丫頭來喚，他方忙忙的去。

寶玉因自來從不曾在平兒前盡過心，——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，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，——深以為恨。今日是金釧兒生日，故一日不樂。不想後來鬧出這件事來，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，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。因歪在床上，心內怡然自得。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，並不知作養脂粉。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，獨自一人，供應賈璉夫婦二人，賈璉之俗，鳳姐之威，他竟能周全妥貼，今兒還遭荼毒，也就薄命的很了。想到此間，便又傷感起來。復又起身，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，便拿髮斗熨了疊好；見他的綢子忘了去，上面猶有淚痕，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。又喜又悲，悶了一回，也往稻香村來，說了回閒話兒，掌燈後方散。

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。鳳姐只跟著賈母睡。賈璉晚間歸房，冷清清的，又不好去叫，只得胡亂睡了一夜。次日醒了，想昨日之事，大沒意思，後悔不來。邢夫人惦記著昨日賈璉醉了，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。賈璉只得忍愧前來，在賈母面前跪下。賈母問他：「怎麼了？」賈璉忙陪笑說：「昨兒原是吃了酒，驚了老太太的駕，今兒來領罪。」賈母啞道：「下流東西，灌了黃湯，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尸去，倒打起老婆來了？鳳丫頭成日家說嘴，『霸王』似的一個人，昨兒唬的可憐！要不是我，你要傷了他的命！——這會子怎麼樣？」

賈璉一肚子的委屈，不敢分辯，只認不是。賈母又道：「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？你還不足？成日家偷雞摸狗，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！為這起娼婦打老婆，又打屋裡的人，你還虧是大家的公子出身，活打了嘴了！你若眼睛裡有我，你起來，我饒了你！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兒，拉了他家去，我就喜歡了。要不然，你只管出去，我也不敢受你的頭！」

賈璉聽如此說，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，也不盛粧，哭的眼睛腫著，也不施脂粉，黃黃臉兒，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，想著：「不如賠了不是，彼此也好了，又討老太太的喜歡。」想畢，便笑道：「老太太的話，我不敢不依，只是越發縱了他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胡說！我知道他最有禮的，再不會衝撞人。他日後得罪了你，我自然也做主，叫你降伏就是了。」

賈璉聽說，爬起來，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，笑道：「原是我的不是，二奶奶別生氣了。」滿屋裡的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不許惱了。再惱，我就惱了。」說著，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，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。賈璉見了平兒，越發顧不得了，所謂「妻不如妾」，聽賈母一說，便趕上來說道：「姑娘昨日受了屈了，都是我的不是；奶奶得罪了你，也是因我而起。我賠了不是不算兒，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。」說著，也作了一個揖。引的賈母笑了，鳳姐兒也笑了。

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。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，說：「奶奶的千秋，我惹的奶奶生氣，是我該死。」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，不念素日之情，浮躁起來，聽了旁人的話，無故給平兒沒臉。今見他如此，又是慚愧，又是心酸，忙一把拉起來，落下淚來。平兒道：「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，也沒彈我一指甲；就是昨兒打我，我也不怨奶奶，都是那娼婦治的，怨不得奶奶生氣。」說著，也滴下淚來了。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：「有一個再提此話，即刻來回我。我不管是誰，拿拐棍子給他一頓！」

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。老嫗嫗答應了，送他三人回去。至房中，鳳姐兒見無人，方說道：「我怎麼像個閻王，又像夜叉？那娼婦咒我死，你也幫著咒我。千日不好，也有一日好。可憐我熬的連個混賬女人也不及了，我還有什麼臉過這個日子！」說著，又哭了。賈璉道：「你還不足？你細想想，昨兒誰的不是多？今兒當著人，還是我跪了一跪，又賠不是，你也爭足了光了。這會子還嘮叨，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？——太要足了強，也不是好事！」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，平兒嗤的一聲又笑了。賈璉也笑道：「又好了。真真的我也沒法了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話：「鮑二媳婦吊死了。」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。鳳姐忙收了怯色，反喝道：「死了罷了！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！」

一時，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憐回鳳姐道：「鮑二媳婦吊死了，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。」鳳姐兒冷笑道：「這倒好了，我正想要打官司呢！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我纔和眾人勸了會子，又威嚇了一陣，又許了他幾個錢，也就依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我沒一個錢，——有錢也不給他！只管叫他告去！也不許勸他，也不用鎮唬他，只管叫他告！他告不成，我還問他個『以尸詐訛』呢！」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，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，心下明白，便出來等著。賈璉道：「我出去瞧瞧，看是怎麼樣。」鳳姐兒道：「不許給他錢！」

賈璉一徑出來，和林之孝來商議，著人去做好做歹，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。賈璉生恐有變，又命人去和坊官等說了，將番役伴作人等叫幾名來，幫著辦喪事。那些人見了如此，縱要復辨，亦不敢辨，只得忍氣吞聲罷了。

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水賬上，分別添補，開消過去。又體已給鮑二些銀兩，安慰他，說：「另日再挑個好媳婦

給你。」鮑二又有體面，又有銀子，有何不依？便仍然奉承賈璉。不在話下。

裡面鳳姐心中雖不安，面上只管佯不理論。因屋裡無人，便和平兒笑道：「我昨兒多喝了一口酒，你別埋怨。打了那裡？我瞧瞧。」平兒聽了，眼圈兒一紅，連忙忍住了，說道：「也沒打著。」只聽得外面說：「奶奶姑娘們都進來了。」要知後來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